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二五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 部 備 要

(第二五 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52.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54)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七

裴炎

劉稹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權明經第，尋爲濮州司倉參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爲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聽政，宰相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後父章玄貞爲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稹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勳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曰：「汝若將天下與章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爲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稱，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第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絕宗室之望。劉稹之章仁約並懷畏懼，唯唯無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爲內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猜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韋味道、御史魚承暉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

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于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還詞於使者，炎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沒其家，乃無擔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勳逼逐于營，又磧北迴紇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始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宜哉。」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裴德旌賢，有光恆策，故中書令裴炎，金弘稹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續宣于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又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疊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責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炎長子彥先，後爲太子舍人，從子伯先，後爲工部尚書。劉稹之，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郡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異，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秘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恆以米帛資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稹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稹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

尋加中大夫。祿之有婦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祿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嶺州。歷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玉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遂生寐中。不扶白直耳。祿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祿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祿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祿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崔元暉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祿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祿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疋。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祿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真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遠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鳳閣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卽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驪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祿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陵。未足爲恥。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祿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祿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祿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本立宣勅示祿之。祿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祿之既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祿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竊賀之。祿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己。

皇帝上表。使速吾禍也。祿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始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祿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卽位。以祿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尙書劉審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公。有草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皆郡從事。委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日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徙。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庚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方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棄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操彼禁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藏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親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祿深責。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條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

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遠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逮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取賤得時無意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舉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威芘芘之極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尙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蒞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署亂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擎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賢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具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夏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

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資者歟精樸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多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棄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受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最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玄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爲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與不協永昌初爲周與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數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元中爲潁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節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士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爲遂良所構永徽初繼受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與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爲友人所發坐流寧州乾封中起爲桂州都督歷拜司

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權爲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權。後權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爲之。是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幸。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實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謂昭德曰。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臥。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詔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撓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推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說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說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慶說之。侯思止後竟爲昭德所繩。撓殺之。既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

下。宰臣持政。常以勢威爲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賈諸侯以強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卽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寮。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盲聾下人。獨狗同列。刻薄慶。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愈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臺。見勅曰。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駭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僣。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慙氣。一切奏謝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挫侯王。二仇鋒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龍驤。可以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兼天下之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傍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敕過甚厚。臣聞謙。穴壞堤。針芒寫氣。涓涓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執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爲萬姓自愛。時長上果殺鄧注。又著碩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達弘敏。遽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璹曰。昭德身爲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免死配流。尋又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輕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大雨。土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強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以歷砥。擢歷府寺。樹勳良多。變更規模。

履而不朽。道淪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沫。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尙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彌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辜遺託。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聞觀構逆則示其閑暇。俾殺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禕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愧。師範王府。秉執相權。咸有能名。固慙羣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跡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卽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爲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玄同富於詞學。公任權衡。當爲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己爲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逃。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常謀並進之譏。玄同欲復皇儲。固宜難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爲臣。機巧莅事。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爲皇太子。尋更所任。復疑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諛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臥。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此則強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謙御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常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乏弘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情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捨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歟。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禕之履行。貨色自欺。昭德強猛。何由不虧。死無令譽。孰謂非宜。玄同不幸。顛殞亦隨。

舊唐書卷八十七

舊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裴炎傳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新書永清縣男

魏玄同傳垂拱三年封鉅鹿縣男○新書永淳元年封

李昭德傳乾封中起爲桂州都督○新書瀘州刺史

舊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中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調
露初東宮廢出爲高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
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爲沂州刺史
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詹事後歷豫章等州
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爲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史承慶
自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仍依舊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
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
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歲餘起授辰州
刺史未之任入爲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
縣子實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俄
授黃門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召其弟相州刺史
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黃門侍郎令繼兄位其見用如此贈秘書監諡曰溫子長
裕膳部員外郎嗣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
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
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兼燕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
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
第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遷鳳閣舍人時
學校頗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
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
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後
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
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
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育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俊進
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奪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
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曠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機

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
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
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滄溟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
罕能清惠自勵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寮食飽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
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
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
師威陳策菜之儀宏敷謹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
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
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
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理
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
之哉臣聞堯舜之日晝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
惟陛下敬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
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顯其本源明其
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
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
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鷂
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
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
皆合繼舉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汗宮毀極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
緩死及寬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勤鞠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
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親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
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材被告
官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逐並甘心引
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徒文傷人實甚願陛下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與丘勤
之類弘義使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畢退還而朝野慶泰若再親陽和且如仁

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鞠之際亦皆已自經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菑隨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夏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顯明爾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尙或降災而愼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儻陛下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創刻之徒降恩於枉愼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尙有遁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下臨朝軫數屢以爲言夙夜慚惶不知啓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內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儻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徵爲太僕少卿兼掌史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愼食封邑者衆國用虛竭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力智所能及也豈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

服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廣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尙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玄旨秘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爲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關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虫在土種類實多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爲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較在目前世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儻水旱爲災人至饑饉夷狄作梗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滿日豈能裨萬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有乖在生人極爲損陛下豈可不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虫籍旱薄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實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裏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微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冀蘇息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探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

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設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頗至還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汗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關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常懷數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遠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實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為道遠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曲樓谷韋氏敗幾為亂兵所害軍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為許州刺史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為國子祭酒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室溫等改創舊章嗣立時知政事府不能正之至是為憲司所劾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兇威為憲司糾劾因茲出貶若循其始終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

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為比嗣立三子季恆濟皆知名季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恆開元初為陽山令為政寬惠人更愛之會車駕東巡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朴恆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恆之姑子也書密薦恆有經濟之才請以己之官秩迴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為隴右道河西黜陟使恆至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特託中貴公為非法兼偽敘功勞恆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為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郾城令時有人密奏玄宗今歲吏部選敘太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為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為政人用稱之三遷為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為尚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為河南尹還尚書左丞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為馮翊太守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世為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黃門侍郎伯父東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遂命之濟既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俄為來俊臣所陷則天手勅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絳州刺史尋復為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尚書左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

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懷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子象先象先本名景初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秩滿調選時吉頊爲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爲吏部面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遽言於睿宗乃並拜焉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太平公主時既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充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其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劍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真之言歷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爲蒲州象先爲刺史仍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人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爲始錄事慚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爲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恩之按察使停入爲太子詹事歷工部尚書十年冬知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同州刺史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象先第景倩歷監察御史景融歷大理正榮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守並兼採訪使景融歷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喬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當時所稱如此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

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遊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險辯過之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累除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象先四代孫文宗太和四年除釋褐參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瓌隋鴻臚卿父勛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士累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德真司馬劉禮之皆器重之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干辦機皆致之數萬瓌瓌挺身而去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章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宗特勅慰諭瓌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中宗至京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州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年中宗崩秘不發喪章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及裴等十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不可

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權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森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況藩邸寮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一月薨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開元二年下詔曰瓌庸實著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瓌履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車身率禮協贊惟懷三朝有鹽梅之任燮諧台衮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興起宮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兇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載節良深耿敷可賜實封一百戶四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瓌子瓌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瓌按覆來俊臣等舊獄瓌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冤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瓌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瓌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瓌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景雲中瓌薨詔瓌起復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瓌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龔父辭許國公安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事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瓌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瓌始也瓌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關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薨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義爲紫微侍郎與瓌對掌文誥他日上謂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又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碑瓌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

而止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瓌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瓌爲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瓌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惟明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瓌一切罷之或謂瓌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瓌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樹州蠻酋宜院私與吐蕃連謀將爲內寇瓌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瓌不從乃作書并間謀以送宜院宜院慚悔竟不敢入寇十三年從駕東封玄宗令瓌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瓌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晉悼子平公宴樂杜蒯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感烈禮經以爲美譚今古舊事昭然可觀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瓌累葉輔弼代傳忠貞瓌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牧載績斯著操履無虧大不慙瓌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惟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吝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竊宸展希降恩貸俯垂詳擇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諡曰文憲及葬日玄宗避咸宜宮將出獵聞瓌薨出詣然曰蘇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瓌弟統冰又統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瓌爲中書侍郎上表讓統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瓌曰昔祁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統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冰爲虞部郎中又爲職方郎中幹瓌從父兄也父勗武德中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中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泰府司馬勗既博學有美名甚爲衆所重因勸衆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

庶子卒，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為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吏來俊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琅邪王沖私書往復，因繫獄鞠訊。幹發憤而卒。環四代孫翔，文宗太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梁幹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遺遠無忝父風，寧漸祖德，證溫證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慚。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棄，溫樹始彰，故知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頊唯公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廷，無慚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舊唐書卷八十八

舊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韋思謙子嗣立傳，若循其始終是吉人。○終字下闕一字。

陸元方子象先傳，景雲元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通鑑綱目，象先入相，俱在二年，新書亦然，此應誤。

元方從叔餘慶傳，道士司馬承禎法成等文遊。○法成，新書作懷一。

象先四代孫文宗太和四年除釋褐參軍文學。○四代孫不詳其名，應闕。

蘇瓌傳，父勳貞觀中台州刺史。○沈炳震曰：瓌從父兄幹，父名勳，瓌父不應亦名勳。新書本傳不書，宰相世系表名勳，宜從新書表。

瓌子頊傳，玄宗欲起靖陵建碑頊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云云。玄宗從其言而止。○新書帝不納其言，互異。

舊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